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中国戏剧出版社

红 闺 春 梦

(清) 竹秋氏 著

上 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闺春梦/(清)竹秋氏著. -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0.6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ISBN 7-104-01287-7

I. 红… II. 竹…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3801 号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10008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龙印刷厂印刷

* *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5.875 字数 804 千字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出版说明

【版本及收藏情况】

又名《绘芳园》。据光绪四年（1878）作者自序可知：作者西泠野樵乃竹秋氏之别名，浙江上虞人，主要活动于道光年间。书存80回，现存有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书局石印本。

【内容梗概】

山东按察使祝封之子柏青倜傥任性，不重功名。与二友陈小儒、王兰偕同金陵名妓聂慧珠、聂洛珠游湖。遇恶少刘蕴，缠住慧珠，遭拒绝后怀恨在心，蓄意报复，二珠在小儒的庇护下逃往苏州。后柏青中探花，授职编修。刘蕴诬告柏青，谓其“专以眠花宿柳，虐善欺民为能事”，真相大白后，皇帝革去刘蕴之职。后为尚书的陈小儒，与官至代理浙江巡抚的王兰等人起造别墅，以作退隐所在，两河总督云从龙题名：绘芳园。凡遇园中四时花开，即为绘芳园中的诸人画像。男女皆画，其中女像为十美图。陈小儒之妾兰姑教子宝森煞费苦心，流泪劝告，希望儿子成名，为母争气。后来去

杭投考，果然中了秀才。陈小儒夫妇复归已极，子婿皆出仕，连两个幼子亦有官衔。正在小儒得意之时，芍药花开了，正应在小儒四子身上。后来四子皆位至三品或封疆大吏。



目 录

上 册

第 一 回	千里关山欺二竖 六朝金粉擅双珠	 (1)
第 二 回	偕友寻芳桃叶渡 论诗共醉菊花天	 (8)
第 三 回	乐春游曲词听丽口 行酒令笑骂出深心	 (17)
第 四 回	捏虚词密现丧心计 痛远别合谱断肠诗	 (28)
第 五 回	报前仇风波起邗水 赋佳句月夜宴平山	 (45)
第 六 回	嬉春阁双美弹棋 捷秋闱三元及第	 (62)
第 七 回	游旧迹萋菲遇众恶 宴新令花月集群芳	 (75)
第 八 回	拔穷途路逢美二郎 平海寇羽报连三捷	 (90)

第 九 回	闹闹场害人反害己 护名葩全始复全终	(106)
第 十 回	狐假虎威狐谋终逊 石出水落石性常坚	(122)
第 十 一 回	庆寿筵醉筍同心结 闹喜酒争补洞房诗	(138)
第 十 二 回	陈大令判联碧玉环 祝词林访旧红文巷	(152)
第 十 三 回	序寿文老眼无花 论星数挥毫起草	(167)
第 十 四 回	甘老术妙著青囊 冯郎金尽遭白眼	(178)
第 十 五 回	智以给贪犹烦撮合 散而复聚顿解相思	(194)
第 十 六 回	见彼美陡起不良心 借世交巧作进身计	(212)
第 十 七 回	糊涂虫受赃枉断 陈铁面执法雪冤	(228)
第 十 八 回	沐皇恩双开孔雀屏 联夜宴小试鸳鸯令	(245)
第 十 九 回	看新娘众公子解囊 憎秃妇两亲母争锋	(260)
第 二 十 回	众家宴闹叙别离情 半山亭珍重抛凄泪	(274)
第二十一回	闹家庭偏伤爱日情 浪闺闼共耻中风蕘	(286)
第二十二回	盗财帛奴仆齐心 施火劫天公有眼	(301)



第二十三回	朝南海悔过禅关 游西湖宣淫佛寺	(317)
第二十四回	设机局骗人还自害 叹报应怜旧复多情	(334)
第二十五回	断休咎论相定终身 恨迁客闺门争闲气	(349)
第二十六回	赏花灯隐春遇艳 题画扇雅谑评歌	(362)
第二十七回	美兰姑屈身酬知己 老甘誓抵掌快论文	(376)

中 册

第二十八回	个中人凄吟忆昔词 局外友识透钟情意	(389)
第二十九回	莽公子大闹隐春园 俏优伶避投江相府	(399)
第三十回	柳五官借势脱樊笼 王学政藏娇纳金屋	(409)
第三十一回	众学十争咏合欢词 醋夫人寻闹新姨宅	(423)
第三十二回	锁空房金蝉脱壳 明大义宝镜重圆	(441)
第三十三回	告终养一棹返金陵 放封疆众官辞玉阙	(453)
第三十四回	将无作有炫术惑愚 认假成真贪财中计	(465)



第三十五回	严公子入手作远扬 刘御史痛心得奇疾	(477)
第三十六回	附莛萝韩娃得所 拘礼法祝老却婚	(493)
第三十七回	听密语伤心惊恶梦 悟往事矢念得真经	(508)
第三十八回	破痴情譬言解惑念 寻旧友避雨遇狂且	(523)
第三十九回	报前仇鲁知县枉法 破诡计冯太守行权	(536)
第四十回	责负心冤魂寻夙恨 喜同志美少结新盟	(548)
第四十一回	自解囊深宵助困 被胥篋客邸追赃	(560)
第四十二回	少年得志奉旨完姻 侠士酬恩奋身却盗	(578)
第四十三回	讣阴私设谋等蜂虿 得贵子佳兆叶熊黑	(592)
第四十四回	嘱遗言婉秀了尘缘 闻凶信洛珠悲老母	(606)
第四十五回	慕淑媛一语结朱陈 答知己双徵联棣萼	(623)
第四十六回	特荐贤解官因荐友 乐同志退隐约同侪	(635)
第四十七回	题红刻翠万卉争妍 醉月飞觞群芳雅会	(648)
第四十八回	为月老伶鬟相匹配 述风流莺燕互喧嚷	(667)



第四十九回	执觞政令主首当权 严酒律王郎偏受罚	(681)
第五十回	补卫官家丁欣出仕 访名妓措大闹争风	(696)
第五十一回	彼嗔此怪雨晴风盲 忍泣吞声珠沉玉碎	(714)
第五十二回	毕世丰叙词夺情理 贾子诚纳贿了官司	(732)
第五十三回	章三保得财甘息讼 毕讼师受谢乐调妻	(746)

下 册

第五十四回	送殡官仕宦破官箴 激义忿老儒寄柬贴	(761)
第五十五回	云在田执法如山 王起荣因嫌撤任	(772)
第五十六回	江相国返仙归地府 云制军治水论河源	(786)
第五十七回	斗尖叉群联芍药诗 绍箕裘再兆芙蓉镜	(801)
第五十八回	丛桂庄披图评十美 红香院添颊仿三毫	(815)
第五十九回	江汉槎满丧朝北阙 陈宝焜初任治南昌	(829)
第六十回	惩教匪德庇閭阎 纵罪囚贿通狱吏	(841)



第六十一回	左袒刘江臬司密访 善说项陈县令诉冤	(855)
第六十二回	飞弹章贤制军奏事 得私书新御史劾奸	(870)
第六十三回	黜奸相朝野同欢 放外官叔侄返里	(887)
第六十四回	唱骊歌绘芳园饯别 催羯鼓留春馆猜花	(901)
第六十五回	抱衾携俏婢擅专房 论家事私心先固宠	(914)
第六十六回	争鼠牙雀角起微嫌 解鹤绶貂蝉归故里	(934)
第六十七回	俏细君遇旧说风情 痴丫头有心窥露破	(956)
第六十八回	戒春怀小施夏楚 惊秋令大放冬华	(974)
第六十九回	对月伤怀无心诉苦 因人成事有意联欢	(991)
第七十回	巧华荣移花接木 小书痴入泮采芹	(1004)
第七十一回	闹新闻兼理旧案 宽重法姑置轻刑	(1015)
第七十二回	俏细君深幸产麟儿 薄命妾增光空凤诰	(1024)
第七十三回	红雯示梦托孤儿 洛珠婉言求幼女	(1036)
第七十四回	小琴官独占花魁 美玉儿细谈根柢	(1045)



第七十五回	云制军奉命再巡工 冯太守贪功重黜职	 (1055)
第七十六回	祝伯青典试赴洪都 江子骞陈情归白下	 (1068)
第七十七回	云在田复任两江 徐龄官标名六艳	 (1080)
第七十八回	两翻轩一座听清歌 半村亭诸伶求妙句	 (1093)
第七十九回	沈兰姑训子成名 陈宝书童年登第	 (1111)
第八十回	演梨园绣闼庆生辰 开家宴留春献祥瑞	 (1126)



第一回

千里关山欺二竖

六朝金粉擅双珠

暇日无事，遍阅诸家说部，如《西厢》、《还魂》、《长生》、《琵琶》等书，写得淋漓尽致，无非发挥一个情字。言言合理，洞中人心。古今来多少英雄总不能于情脱略。即人生五伦之乐皆可言情：出身事君，鱼水之情；居家事亲，色笑之情；昆弟联棣萼之情，夫妇笃燕好之情，朋友有投赠之情；推之于日月，四时虫鱼、花鸟，目见之而成色，耳遇之而成声，皆足怡我性，悦我情。吁！此得乎情之正者也。或不然秦楼楚馆，随时狎邪；白首争盟，黄金买笑；间或得一知己，两两情浓，生死不易；若者虽非情之正，亦情之钟也。其余如朝暮阳台，沉酣云雨，则谓之淫。所谓情者，非人人共喻之情，惟尔我独得之情；宣诸口而不能，蕴于心而不泯，刻骨相思，切身痛痒者，斯谓之情。然而非什百庸众之流，所以梦及。何也？缘情以文生，文以情副。故才人魁首，始识情真；仕女班头，方臻情妙。或以余言为诳者，观昔之薛涛工咏，琴操通禅，怜人小小，湖前墓石犹存；不语



真真，画里音容宛在；何莫非心似珠圆，身同玉洁者哉！寄语多情，可信余言之不谬矣。

闲话休提，单言正传。却说我国鼎盛之时，金陵出了两个名妓慧珠、洛珠，本系同胞所生，原籍苏州人氏。却也是个好出身。他父亲姓聂名泰森，娶妻王氏，单生了慧珠姐妹二人。泰森在苏州开药铺，生意十分茂盛。到了中年，身边大大余积了几文，一时宦兴顿生，收了药铺，携资货赴部，捐了个巡检。不到半年，铨发了广东河泊所，是第一个好缺。泰森欢喜非常，急急赶回苏州，带了妻女赴任去了。

不料喜极悲生，一则泰森年过半百，不经劳苦；二则广东近于烟瘴；到任未交一年，忽然得了个奇疾，一命呜呼。可怜王氏举目无亲，虽然有点积蓄，泰森一味要好，冀图拉拢，在日时全数结交人了；只得勉强摒档，盘了丈夫棺柩，带了两个幼女，悲悲切切，一路归家。不止一日，已到苏州。要知世上人，多半是势利的；泰森赴任时候，他等都十分热闹；今日棺柩回家，连吊慰的都少了。王氏择日将夫安葬已毕，想起自己终是个女流，又无自己亲戚可靠，何能眼睁睁的坐吃山空？只得央人将本身住屋，与几亩薄田卖去，带了女儿，来投同胞弟王仁。

这王仁在金陵开了个果铺，倒也过得去。谁知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泰森到广东时，王仁已经病故，王仁又无家小，所以无人送信。王氏到了金陵，偏又落空，急得要死，却也没法，只得赁了一间房子，在秦淮河边暂且住下。终日悲苦，想着丈夫，又想着兄弟。所喜两个女儿，业已成人，生得十分跳脱；心性又灵巧，寻了些针黹，贴补过活。

一日，王氏坐在房内，看着慧珠替人家刺绣，洛珠站在



旁边；一对儿如粉妆玉琢，容光互映。王氏忽然低头，叹了口气，想道：“如此两个女儿，偏偏他父亲早死，将来逐高就低，不知许配个甚么人家。若此时还在广东，怕没有大家子弟前来争聘？”又转想道：“丈夫辛苦半生，未能安享，大不该捐这个穷官去做，把性命都做掉了。到金陵来指望靠着兄弟，那里想到兄弟又死了？三个无脚蟹女流，落魄异乡，将来不知如何结局！”想到此处，不由得扑簌簌落下泪来。洛珠一眼看见，忙忙走过，用手伏在王氏肩头，笑道：“母亲！好端端的为何又寻起苦恼来？你看大姐姐绣的个交颈鸳鸯，比翼双栖，同活的一般！”慧珠听得妹子说话，抬起头来，看见王氏泪痕满面，又听妹子说“交颈鸳鸯如活的一般”，不觉触动自己心思，眼圈儿一红，也流下泪来。洛珠见姐姐又哭了，怔怔的不知何故，自己心里觉得一酸，也哭起来了。王氏正在悲伤之际，又见两个女儿如此，欲要劝劝他们，无奈喉间悲咽，不能说话，心中愈急，那眼泪愈来得涌，索性放声大哭。

母女三人，正哭得难解难分，却惊动了隔壁邻舍宋二娘走了过来。这宋二娘是个寡妇，专靠做穿媒说事打合过日子，生得伶牙俐齿，女眷们多喜欢他。外面送他个绰号，叫做“说不煞的宋家”，又叫做“寡妇嘴”。那日听得王氏家中哭得惊天动地，怕甚么事了，忙忙的走过来。一抬头，见他母女三人相对而哭。笑道：“咦！奇怪得很！人家无事，说了顽，笑了顽，也有闹了顽；却没有见过你娘儿们，坐在家里哭了顽！如果欢喜哭，现在三山街上刘大人家老太太死了，前日找了多少人去举哀，我把你们举荐了去，还可以将眼泪换钱用，强如在家白白的把哭多糟蹋掉了！”



王氏听了，忍不住扑哧的笑了一声。二珠也笑了起来。一面让宋二娘坐下。二娘道：“聂奶奶！我与你做了几个月邻居，不是听见叹气，就听见哭泣，你们的景况，我也稍知；纵然日夜愁烦，于事何济！都要想个一定主意。况你家两个姐儿，要算数一数二的人材，没事望望，也是欢喜的。”

王氏叹了声道：“二娘你不问我，我也不说。终日愁苦，就是为的他两个宝贝。我今年半百外了，死亦死得值，这般日子，也无甚贪恋处。所虑他姐妹两个，又未曾许配人家。不怕你笑，高门大族，是不要我们家女儿的；过于不成个人家，我又不忍草草了结他们终身。”二珠听见说到他们身上，托故进房去了。二娘点点头，把王氏看了一眼，迷迷笑道：“我倒有个从权的法儿，只怕你老人家不愿意。”王氏道：“说也何妨？大家商量商量。”二娘把自己座头挪了一挪，靠着王氏肩下，低低的笑着说道：“若论这句话，我也不该说。承你老人家意思，一定问我，好比粉牌上写字，抹掉了重来。”王氏笑道：“正文一句没有说，倒罗罗嗦嗦的，讲了一起的闲话，真真不愧了那个混名儿。”二娘道：“好歹你要我说的，说错了，你不能怪我。我走过多少大家小户，好的丑的，都比不上你家两位姐儿。以现在时势而论，你不要怪，旧家是不愿与你结亲；若是将就些，不独你不肯，就是我也可惜你两位姐儿的人品。这些话，还是后文。目下的日子，我见你们很不容易支持，单靠做针黹，一日到晚，不过那几个钱，终非长久之计。你家姐儿，既生成这样好相貌，不如从个先生学学弹唱，一二年中传说开去，引动了一班大老官，要一千是一千，要一万是一万，好在陪人谈谈唱唱，又不做那些没行止的事。南京城里，是这般邪气，越是如此，



声名越重；或者碰着了合式的王孙公子，郎才女貌，一样做个平头亲儿，将你接了去，后半世不愁了。你家姐儿，将来做太太做夫人，多料不定。况且你们是异乡人，没有人知道底子的，后来衣锦还乡，一床锦被，盖得密密的，那里有人晓得？还有句说话，你老人家可晓得，如今世上的人，是笑穷不笑财的。这是我一番好意，不要认做唐突你老人家！”

王氏摇摇头道：“我虽非名门大族，也是个清白人家；亡夫在日，也做过小官，岂不被人说我们穷的志气都失了？倒不如饿死了，还算干干净净的。”二娘听了，冷笑一声道：“我说你不愿意，又逼着我说，倒教我没趣！”说着，讪讪的走了出去。王氏只说声：“好走。”将门关上。

母女三人，吃了晚饭，收拾已毕，忽听得窗外淅淅沥沥的下起雨来。王氏点了灯去看门户，见灶下柴一根也没得，再看看米，也只够一日吃。心中好不烦恼。偏生天又落起雨来，进房对二珠道：“前日那针黹上钱，可有没付过的？”慧珠道：“连下月的都付完了。”王氏道：“这便怎处？柴米两样，一时俱没了，又无处挪借；就是这几件衣服，已近深秋，天气一日冷似一日，万万脱不下来。这个日子，怎么挨得下去？适才宋家里的话，未尝无理。想一想。我们如今除了这着，也没有别的路走，最难是面光光的，怎样转得过来？我做娘的，断不能逼你们干这件事。”说罢，深深的叹了一口气，掉了几点泪来。慧珠道：“宋二娘的话，我也听着的；虽然不近情理，却是为我们的话。女儿们不懂得甚么，母亲是有年纪的人，且将二娘的话斟酌斟酌，可行则行，不可行就罢。难道母亲还给苦女儿们吃么？”

王氏听女儿话已活动，心中欢喜。次日，到宋二娘家，

